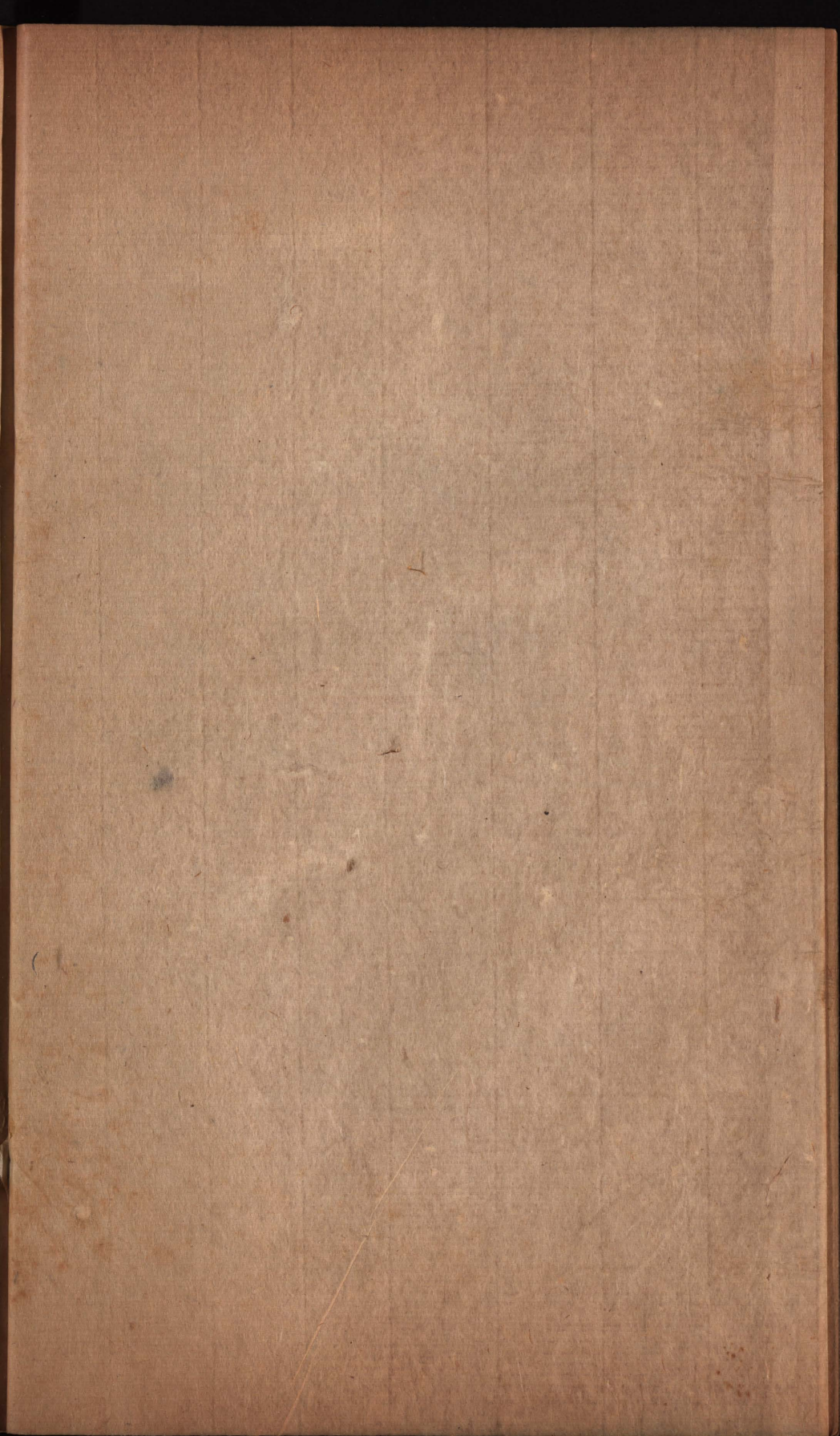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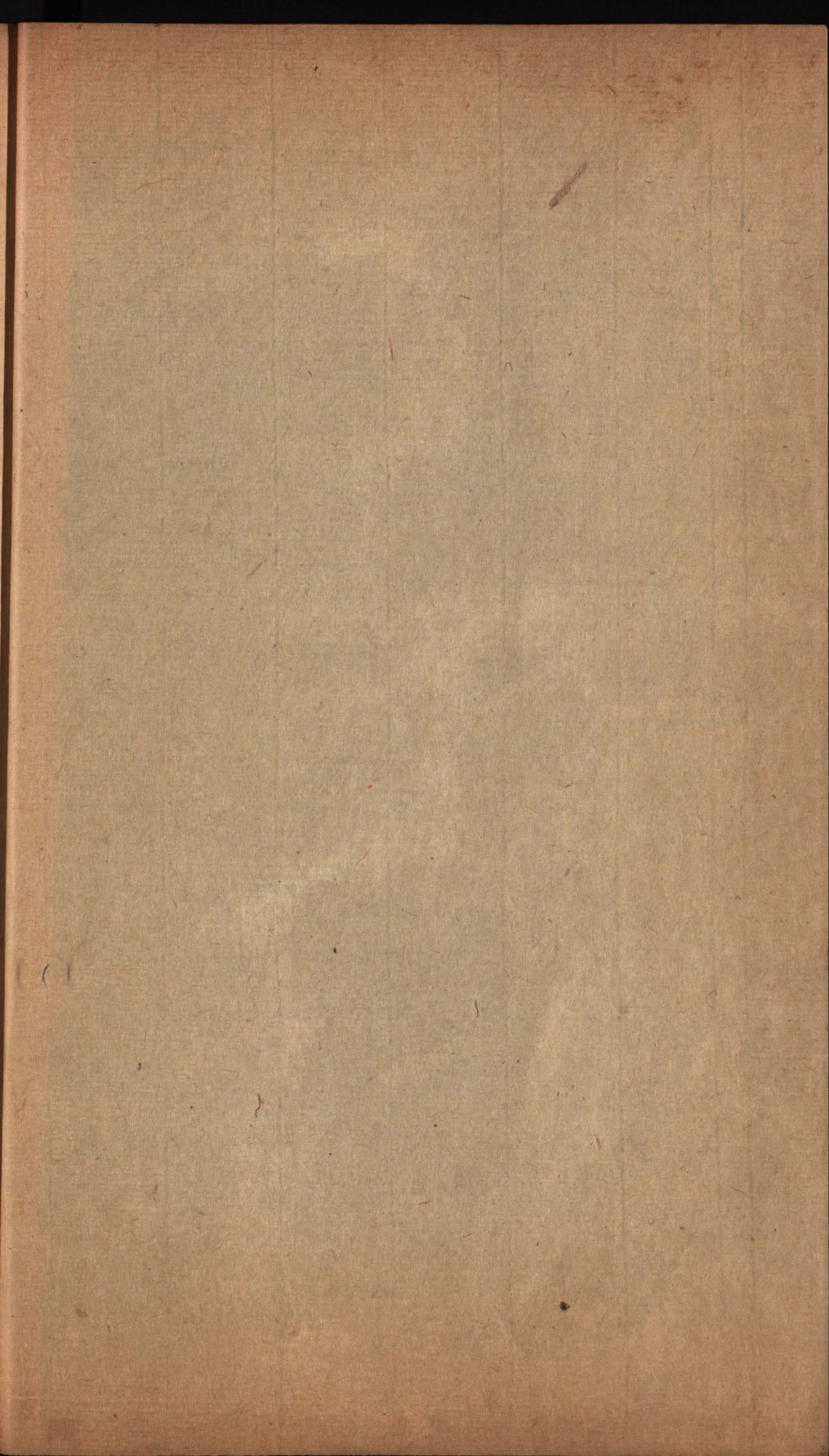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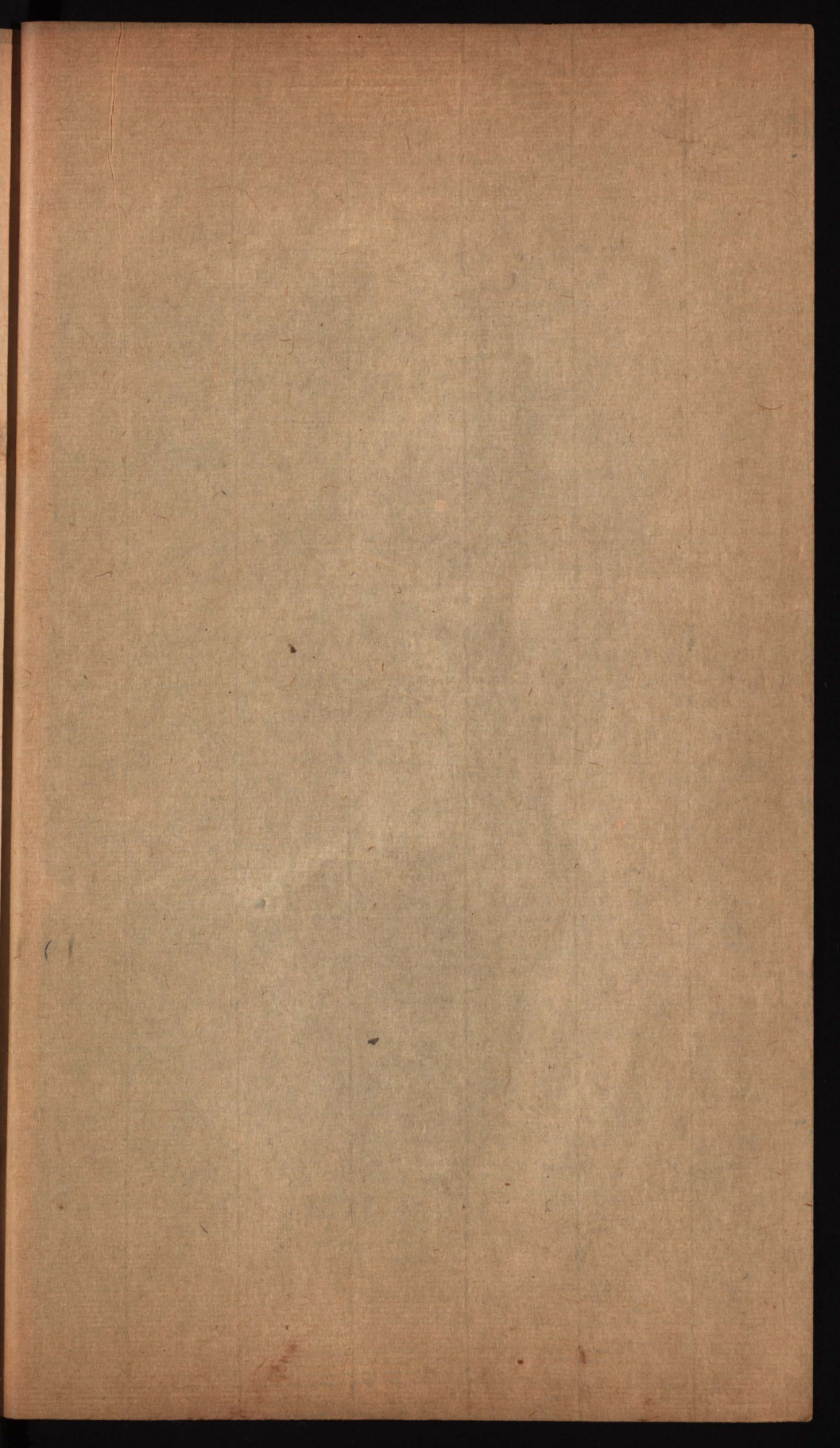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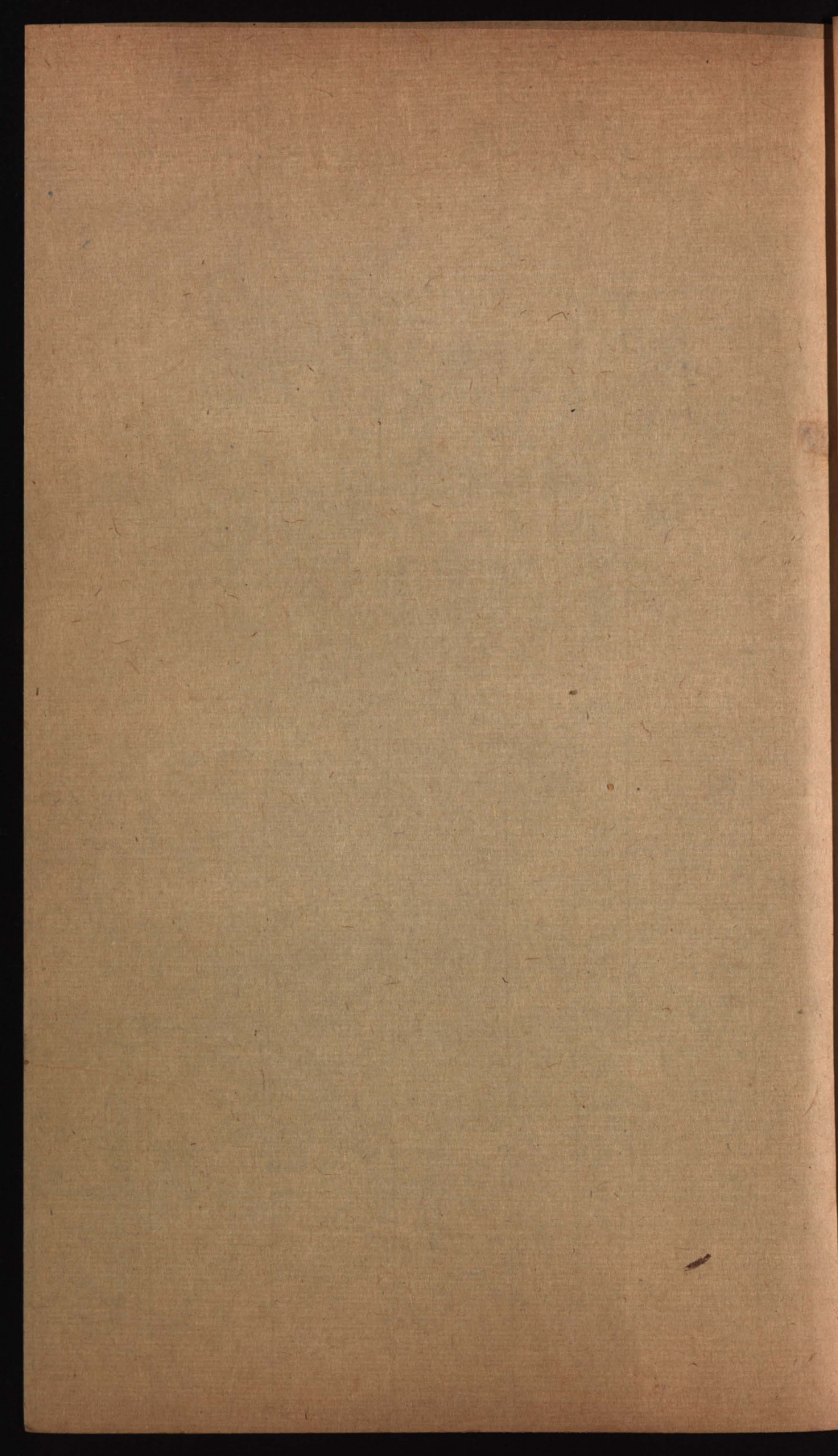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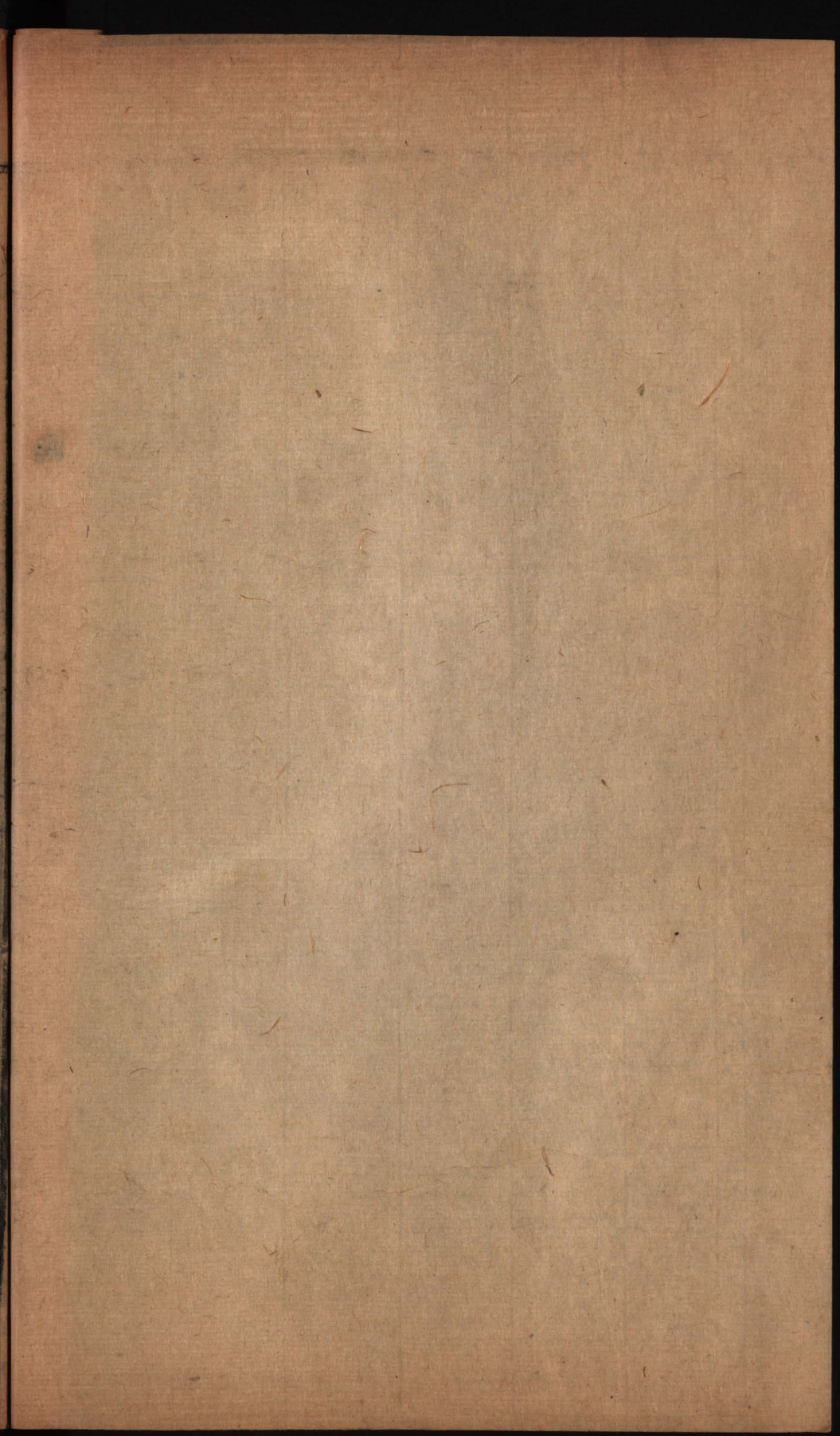
80 P.or. 533(2)

W











之一筆千萬用。如神龍天際。變化不測的文字。

一回冷熱相對。兩截文字。然却用一筭。卽串攏痕迹。俱無所謂筭者。乃在玉皇廟玄壇座下一個虎。豈不奇絕。

一回兩股大文字。熱結冷遇也。然熱結中七段文字。冷遇中兩段文字。兩兩相對。却在參差合筭處作對。鎖章法如正講西門慶處。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滿縣。都惧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直與賈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合筭。無一線縫處。正講武松遇哥。忽插入武大別了兄弟。如何如何。許多話來。下忽云不想。

今日撞着自己嫡親兄弟。直與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合筭無一縫處。此上下兩篇文字對峙處也。

無心撞着。却是嫡親兄弟。有心結識。反不好敘齒掩映處。最難過。最難堪。

熟結處。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無不通曉。是一段。自結識的至都惧怕他。是兩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調弄婦人。是三段。自西門慶在家閑坐。至只等應二來與他說。是四段。自正說着。至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過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月初三。至和子虛一同來家。是七段。此是

熱結的文字已畢下文則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認應
伯爵來邀看虎猶是西門慶邊的文字
冷遇兩段則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蓮的文
字伯爵兩人看去固是引子卽武松打虎見官諸事
亦是信藥也

看他寫熱結處却用漸七逼出如與月娘閒話是一
頓伯爵希大來相約而去是一頓初一日收分資是
一頓初二日知會道士是一頓初三日吃早飯又是一
頓至廟中調笑又是一頓總說吳道士請燒紙而
伯爵謙讓又作數層刷洗方入本題若冷遇却是一

撞。上。着。乃。是。嫡。親。兄。弟。便。見。得。一。假。一。真。有。安。排。不。待。安。排。處。

描。寫。伯。爵。處。純。是。白。描。追。魂。捫。影。之。筆。如。向。希。大。說。何。如。我。說。又。如。伸。着。舌。頭。道。爺。儼。然。紙。上。活。跳。出。來。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水。滸。上。打。虎。是。寫。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撲。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個。怎。的。怎。的。一。個。就。像。是。一。個。又。像。便。使。水。滸。中。費。如。許。力。量。方。寫。出。來。者。他。却。一。毫。不。費。力。便。了。也。是。何。等。靈。滑。手。腕。況。打。虎。時。是。何。等。時。候。乃。一。拳。一。腳。都。能。記。算。清。白。卽。使。武。松。自。己。

恐用乃後亦不能向人如何細說也。豈如在伯爵口中描出爲妙。

篇內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順。看者止知說

月娘賢德。爲後文能容衆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

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隨

一讀書守禮之六主。則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

爲雅。謹守閨範。防微杜漸。舉案齊眉。便成全人矣。乃

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爲道。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皆

非其道。月娘終日聞夫之言。是勢利市井之言。見夫

之行。是奸險苟且之行。不知規諫而乃一味依順之。

故雖有好資質。未免習俗漸染。後文引敬濟入室。放
來。旺進門。皆其不聞婦道。以致不能防閑也。送入直
出大門。妖兒晝夜宣卷。又其不聞婦道。以致無所守
守也。然則開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又是寫西門慶
先坑了月娘也。泛讀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筆墨。其真欲做出一個賢婦人。
後文就不該大書特書。引敬濟入室等罪。既欲隱
做他個不好的人。又不該處上形其老實。然則寫月
娘。信如上所云。一個可以學好向上的人。西門慶不
能刑于。遂致不知大恥。如俗所云。奸入到他家。也不

好了也。故百依百順。是罪西門。非讚月娘。

寫月娘何以必云是繼室哉。見得西門慶孤身獨自。卽月娘妻子。向是個繼室。非結髮者也。故其一生動作。皆是假景中提傀儡。

寫月娘惡處。又全在繼室也。從來繼室多是好心。先生何則。因彼已有妻過。一旦死別。乃續一個入來。則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兒女怕丈夫。疑他偏心。當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頭的。卽那丈夫心中。亦未嘗不有此几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繼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關。以好好。

先生爲賢也。今月娘雖說沒甚好險。然其舉動處大半不離繼室常套。故百依百順。在結髮則可在繼室。又當別論。不是說依順便是賢。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繼室定案。

寫西門對子虛。却句句是瓶兒。寫子虛來入會。却又處處是瓶兒。西門心照那邊。瓶兒心照這邊。已將兩人十分異樣親密處。寫得花團錦簇。好看殺人。真有一筆不到而意到之妙。凡人用筆。曲處一曲。兩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則。如本意欲出金蓮。却不肯如尋常小說云。按

下此處不言再表一個人姓甚名誰的惡套乃何如下筆。因思從兄弟冷遇處帶出金蓮。然則如何出此兩兄弟。則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則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依舊要先出武二矣。不則依舊要按下此處再講清河縣出示拿虎矣。夫費如許曲折。乃依舊要按下另講文章之旁。亦旁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覷一處矣。何則。玉皇廟固黃河發源之所。瓶兒旣于此處出。金蓮能不于此處出談話。故一眼覷見玉皇廟。四大元帥。作者不覺擱筆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筆時偏不卽寫元壇。乃先寫老子青牛。又寫二重殿。又

寫側門又寫正面三間。厥廳又寫昊天上帝。又寫紫
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帥文至此。所謂曲折亦曲折盡
矣。看他偏不卽寫元壇。乃又寫先寫馬元帥。帶出幫
閒計好。使本文熱結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瓏。至
此該寫趙元帥矣。偏又不肯寫下。又放過趙元帥。再
寫溫元帥。又照入幫閒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
熱結本文不脫生十分美滿。後總又插轉元壇元壇
身边方出。回虎曲折至此。該用吳道官說出真虎矣。
乃偏又漾開。偏又照管衆幫閒點染熱結本文。方用
吳道官一點真虎。夫所謂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

信止因一個画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情景在白賴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談。花遮柳映。又照入熱結本文來。夫寫一面。照一面。猶他人所能。乃于寫這一面時。却是寫那一面。寫那一面時。却原是寫這一面。七穿八達。出神入化。所謂不怕嘔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嘔血。鬼哭者矣。蓋人一手寫一處。不能他。却一手寫三四處也。玉皇廟是一處。十弟兄是一處。道士是一處。画虎是一處。真虎是一處。打虎人又遙在一處。躍然欲動。而滄州郡且明明說。

出也。後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氣絕，回家焚燒筆硯，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一丁，賣菜傭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虛，則甌兒歸西門，是無孽之人矣。故必有子虛。然子虛不雖有如無，則甌兒又何以歸西門？是故子虛是個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場不加一番描寫，渲染，則何以見其爲影子中人哉？故曰于排次第時見之矣。何則？若論勢字，當從財生。西門慶家，不是世代闊闊，止因有几貫錢，方能使勢也。夫旣以錢爲主，子虛之錢，較西門爲加倍，如此應該子虛爲

大乃不但不能僭西門之左且不能居應謝二人之上而應謝二人明也知其財主亦絕不相讓則子虛爲雖有如無之人不言已喻而財必至爲他人之財妻必至爲他人之妻此時已定局矣故無論他盈于累萬的家財必先看他有好兒子沒有纔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處全要在不言處見試問看官有幾個看沒字處的人否

一回內句句三娘而玉樓亦躍七紙上此所開缺候官之法也

寫虎一段自入三間廠所內一引入一漾開凡三四

折方入吳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遠一近。煞是好看殺人。

熱結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結。而且娘作引。卓二姐作餘波。人只謂下文是瓶兒先講起。不知一渡卽是金蓮文字作者之筆。其如龍乎。看他每不肯爲人先算着。

西門慶沉吟一會。乃說出花子虛來。試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與九回中武二沉吟一會相照。西門一沉吟。子虛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傳王婆金蓮俱死矣。而西門慶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殺人。西門沉吟是

寫金蓮云。不知道婦人。是個使女出身。後文旣見出
身。又是梁中書侍妾春梅。不必說矣。然則三人大抵
皆同作者。蓋深惡此等人。亦見婢妾中邪淫者多也。
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親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
胞兄弟。再云親兄弟。難比別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
句句是敲擊十兄弟文字也。

篇內金蓮凡十二聲叔叔。于十一聲下。作者却自入
一句。將上文十一聲叔叔一總下。又拖一句叔叔。便
見金蓮心頭。眼底口中。一時便有無數叔叔也。益悟

文章生動處不在用筆寫到之處

開卷一部大書乃用一律一絕三成語一諺語盡之

而又入四句偈作証則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滸本意在武松故寫金蓮是賓寫武松是主金瓶
梅本寫金蓮故寫金蓮是主寫武松是賓文章有賓
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
一節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說出

里仁爲美况近隣哉今子虛不善擇隣而與西門爲
隣卒受其禍武大與王婆爲隣亦卒受其禍殆後瓶
兒與金蓮隣牆又卒受其禍甚矣卜隣當慎也終

9
皐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 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 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色箴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

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

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

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上逐上急上巴巴跳不出七情六

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

緊以上總起四字借一呂純陽作開講奇絕雖是如此說

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爲利害怎見得

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淒

涼耐盡無端煩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
看一看。厨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
粥飯。尙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
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
以上反正是。這一箇正是是冷起財。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財箴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真箇瓊漿
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鬪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願指氣
使。趨淡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吮痔。
以上正說財。真所謂得
勢疊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于此者。這

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此下院作四扇股法色

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而上二股內乃各插入酒氣二種如

益本意只重財色而又借酒氣串入股法生動不板也

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

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開雲長古

今能有幾人。三箇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

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

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畱那一瞬

歡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

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這一箇正是是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關係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

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爲綠珠命喪囹圄楚霸

王氣槩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兩箇不勝色的人做反樣真所謂生我

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恐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

利害處兩豈不是章法奇絕對峙說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

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又卑一便見得堆金積玉

是棺材內帶不土的瓦礫泥沙貫朽栗紅是皮囊內裝不

盡的臭汗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

享堂錦衣綉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看破

財七十九回已後之財也即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

交鋒陣上將軍叱咤獻威風朱唇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

時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灣金蓮三寸

是砌墳時破土的鋤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

鍋中生活看破後的色七十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

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是一部大主意大結

淨也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

用不着又單一句與上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

少不得骨軟筋麻虛陪一句繇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

却又耍冰雪散為西門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

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為金蓮比如你陸賈隋何

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

章說法到不

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

穿生滅機開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釀得箇清閒自在

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

爲普淨
作案

正是

這一箇正是是冷熱
俱無

正是是冷熱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氣箴

說話的爲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爲當時有一

箇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

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

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圖寵爭強迎姦賣俏

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一死不得屍橫燈影血染

空房

此一眼是一部小金正是一箇正是天不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

甄之純和天道以立言也

記清三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

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

病根一

性情瀟灑

病根二

饒

有幾貫家資

病根三

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二

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

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住着門面五間到底也

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驢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

生子加官地步

却也是清河縣中一個殷實的人家後

奢華

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

又照

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是不讀書的病根，所以這人不甚讀書。

大書特書一部

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

作孽的病根。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

抹牌道字無不通曉。

是他一付作業的本事預先說明

結識的朋友也都

是些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二箇最相契的姓應名。

伯爵表字光侯。

應伯爵如此出法，所謂抹嘴者也。

原是開綢段鋪應員外

的第一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

貼食，因此人起他一個諱名叫。

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

氣毬雙陸棋子件上皆通第二姓謝名希大字子純謝布

大如此出去論
謂幫閑者也

乃清河衛千戶

官兒應襲子孫自勿父母

雙下遊手好閑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

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一束二人再敘下入其

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

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

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

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爲放還有一箇雲叅

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

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所的他却自己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他看

敘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却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煩言。而畢見真化工之筆也。惟說這一千其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古史。遷可以似之。

正是

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

把盞啣盃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絕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却又有一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机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惧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家陳氏早逝。身边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

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

敬濟爲室。

說西門浸潤下接手紋出大姐敬濟蓋明陳洪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

戩而通蔡京故大

姐敬濟後報獨慘 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

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

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

汪明小名叫做

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却說這月娘

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

二語全爲西門弄不是讚月娘也已干卷首講明

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

伏雪娥玉

簾諸人

又嘗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

房娘子南衙門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

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

痛。以上正出三房妻妾却是兩實一虛。却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文氣

至此一頓敘完西門出身是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
又向西隣開玳筵。

几日碧桃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總起西門淫孽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

廿五日了。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瓶兒死。自七至五中餘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

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

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

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
 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千人、那一箇
 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
 你自搭了這起火。幾時會着箇家哩。」逆入熱結現今卓二姐自
 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
 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却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
 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創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
 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
 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薦引諸夥計與此諸事就是
 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爲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又陪希

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却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出後拜又是正說着話。只見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却兩箇就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盛的。

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脚○
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
希大

處處陪寫
故名希大

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

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
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通○不○
來○傍○箇○影○兒○
試問出筆不如
此却如何開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
要○說○哩○
妙純是白描却是放重筆
拿輕筆法切須李之也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恠○
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脚○
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
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

重親

一重親

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

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

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梳

籠他。我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

帶出桂姐

西門慶道有這等

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

得十分顏色。

希大說話通是隨着伯爵至篇終皆如此故不犯伯爵也

西門慶道昨日

便在他家前幾日却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

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

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

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

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

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

既云兄弟乃于生死時只如此

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

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

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

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

們頑耍一日哩

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

西門慶便道正是我

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

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

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

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

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

也見些情分是大老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

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認一承只是俺衆人們老

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便自謙寫盡西門慶笑道怪

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

好必須十箇妙如此方如今卜忘道兄弟沒了却教誰補

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試想其沉吟爲何一箇花二官

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後伏

轉元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

室

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去邀他來。舞出子應

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

順出銀兒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

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個酒舖兒西門慶

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饑癆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

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你到間壁花家說去。你對花

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

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你二爹

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玳安玳安此沉吟之故。玳安

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口。」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

里好希大道。自這里無過。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

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白

全以二處作終始。乃俗批伏出可笑。又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

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然則道家單管結拜。愚處映不讀書。那寺裏和尚

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失道官與我相熟。他那里又寬

廠。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司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

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雖隨手成趣。亦映希

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上就放屁。來下正說笑

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

此作者爲要出瓶兒也。若說真个不在家。豈不太呆。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听了好。

不欢喜說道既是你西門參攜帶你二參做兄弟那有個

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又寫瓶兒作得主以照下文至期一定擲擲

他來多拜上參四字妙絕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又

瓶兒爲人處照下西門慶對應謝二人說自這花二哥倒好個伶

俐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

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衆兄弟糾他分資來哥這里先去

與吳道官說声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于是

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數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

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兄弟們謠謠笑笑到有趣些

說畢伯爵舉手扯希大須知此段文字全爲子虛話休饒舌

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

初一日
文起

西門慶早起

剛在月娘房裏坐的、只見一個鬚留頭的小廝兒、天福手也者

裏拿着個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個

頭兒、立起來、站在旁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

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

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

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

爹這里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

慶拿起封袋一看、簽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

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

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吁大丫頭
 玉簫在食羅裏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又出玉簫爲
春梅一影不
然向以云大了
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
 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
 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個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
 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個拜匣玳安兒
 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
 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其總八卦也不折看
 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
 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

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
說來、隨卽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紙包在面前、指着
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
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
子一般。咱家也沒曾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個名、不如
掠還他罷。又應出十兄弟身分、追魂攝影之筆也。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
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不直往前去了。又一頓。到
了次、日、初二日。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興
兒。來興兒。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罈金華酒、和香燭、紙扎、
雞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來保。

人後文俱山和玳安兒來興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
 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就
 在師父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
 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
 道了須臾過了初二頓又一次日初三早初西門慶起來梳
 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
 上廟去瓶兒心在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玳安應諾
 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却
 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爲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與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西門慶

花子虛其成十箇進門來一齊籬圍作了一箇揖伯爵道
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
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

又一頓文
字細極

西門慶換了一

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
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牆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牆門八字一帶

都粉赭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

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

祖莊嚴寶相烈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見吳道官的道院進

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
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厰廳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

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掛

着的紫府星官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師當下

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

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峙節

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師面前見這元師威風

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猷兄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先點西門衆人笑了。常峙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箇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箇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

士轉來路上遇着一箇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

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
 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
 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
 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搔○胞○
 伯爵輩寫照說的衆人大笑一面
 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個黃將軍威風凜凜上首又
 是一個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圍○着○一○個○大○老○虎○白○
 賚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
 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個親隨的伴當兒
 哩謝希大听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個伴當隨着
 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

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却怎的說伯爵道子
純一個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個要吃
你的隨你却不嚇死了你罷了總寫十兄弟說着一齊正大笑
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
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
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怎的來吳道
官道官人們还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個
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化些錢糧整整住
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
景陽崗崗上新近出了一個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

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戶，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賚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賚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我再說箇笑話，你們听。」一箇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兒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自上面三間至此，總是爲冷遇作楔子，不是。熱結中文字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

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

至此絕敘熱結正文

衆人一齊

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还是敘齒應

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析

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叙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

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

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

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

言下已反襯子虛没用故伯爵自己先認第二

矣倘或有兩箇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箇叫應大哥我还

是應七二哥應七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搗斷腸子的

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

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于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

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

哥。有錢且居第四

總寫子虛不堪

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

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

妙然則不過作成吳道官一次耳

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

吳與恩常時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爲桃

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雖皆鮑情深各姓追維而

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當

念致和年月日營備猪羊牲禮鵞馭金資端叩齋壇虔

誠請禱拜投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仗此

真香普同鑒察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與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其顛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其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承之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

只○是○如○此○結○拜○便○了○

然後送神焚化紙錢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桌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請教行令要笑哄堂不必細說正是

纔見扶桑日出。

又看曦馭啣山。

醉後倩人扶去。

樹梢新月纔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好收

法娘

叫小的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

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委的我第三個

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

兩個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個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

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個

一搭裏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意在斯人不覺口頭溜出真有此情玳安

見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個小

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里、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

一齊起身、獨寫二人同來同往、愈襯後文不堪尤甚向吳道、官致謝、打攬與伯

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要要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

了、單留下這幾個、嚼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

題却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

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箇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月娘無禮，不通，真無禮，不通殺人。天下豈有以他人之死，信口出來作我請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通，更可恨。只是一日口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听了，往那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
熱結十弟兄已完 却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正使小厮請太醫疹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所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体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

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倒。倒是哥早早來

家的便益些。

又足前文

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

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

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

武松之筆却爲武松作勢

西門慶笑道怪狗

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

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

又是這等說入

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

看打虎前已安線在

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說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却間

間借不吃飯寫出則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

十分身分在一間話描出。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金瓶筆法擯用此等也。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

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听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道。活現這箇人有名有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武大郎已出矣過這景陽崗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一段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出來而虛擬打虎傳聞打虎者。色上皆到。却只是八個怎的。兩個像是便。竟奇絕妙絕。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悞過了。又作聲價可知先不吃咱們倒不如大街飯來。非描伯爵爲飯也。

上酒樓上去坐罷

又作卸脫
三人地步

只見來興兒來放卓兒西門

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與換了

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

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

又作
聲價

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

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于是同一到臨街一箇大酒樓

上坐下不一時只听得鑼鳴鼓响衆人都一齊瞧看

十倍
聲價

是好只見一對七纓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

武二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箇人還抬不動

是未後一
虎

疋大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

是打
虎的

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箇人若沒有千百

勛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

又照應西門慶這道一句，又使

西門慶心中眼

中有一武二也。三箇飲酒評品，按下不題。

武二已出故且用不着藥引子

也然而卸脫處又絕不苟

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斜七、七尺以上身材，闊面稜七、二十四五年紀，双

眸直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覷時好似

一双鉄碓，脚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手落時，窮谷

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朶銀花，身

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

要來尋他哥子。

百忙裡又點題面，庶下文冷遇不笑接筭處不費手也。

不意中打死

天○下得

意事都在○不意中做出

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却

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所前

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

箇猛虎

武松又一照

便喚武松上所叅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

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杯酒將庫

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

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

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負

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與

不知者謂是武松好

處不知此自是作者要武松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

上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廨上俵散與衆人
 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抬舉他
 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
 日就叅你在我縣裡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
 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
 身受賜。知縣隨卽與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
 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吃了
 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嫂。又入不料又在清河
 縣做了都頭却也欢喜。那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
 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畧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声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

二字刺人心肺

本縣相公抬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

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歡從額角眉邊出。

喜遂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大日當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

武大

方知伯爵口中及後文兩番敘說爲此一句也

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

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質房居住人見他

爲人懦弱模樣猥猥起了他箇諱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

俗語言其身上粗醜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村
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

寫子虛武大是一類是兩樣却不犯手

且說武

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

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

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

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

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

張宅家人箇七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

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

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七余

氏王家嚴勵房中並無猜嫌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

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几貫家財終何大用媽

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賣兩箇使女早晚習學

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听了大喜謝了媽上過了几時媽

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

蓮出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

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南門外潘裁的女

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双好小脚

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

賣在王招宣府裡王招宣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

字他本性机变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画眼傳粉施
 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
 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直與西門慶開卷數語相對到十
 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七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
 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
 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
 兩箇同房歇臥。王家婆余氏。初時甚是台舉二人。與他金
 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
 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每
 要收他。只得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

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這五件病症端
的那五件。大戶五件病西門五件事遙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囑罵了數
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倒賠房奩要
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
無妻小又往着宅內房兒甚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

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
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
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
楚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
不敢声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
症嗚呼死了金蓮起手試手段處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
已斬了一个愚夫

家僮將金蓮武大卽時趕出武大改此遂尋了紫石街西
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
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猥甚是憎嫌常與他合
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

箇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味酒着緊處。
却是錐鉅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
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戲。不是奴自己。
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
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
羊脂玉体。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
奴心不美。所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所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
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几分。

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
 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此處已伏簾子一徑把那
 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還在門前彈胡
 博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
 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
 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醜鈍不曉事的你賃
 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羅唆不如湊几兩銀子
 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侮武大
 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你是箇男子漢倒

擡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錢、都花盡了、

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

本來猶可爲善、則王婆可副也、

武大所

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

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

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

此一篇清折文

字下交用、不想這口四字、便瞞

過插入的、這一篇文字、去妙上、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

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

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

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

胞兄弟、

遙映那婦人又手便

二萬福哉

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上，二請起，析殺奴家。」武松道：「嫂上，受禮。」兩箇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寫婦人寫武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畢竟有千百筋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又打虎上入婦人，心事我固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云金瓶慣用此曲筆也。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

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
叔。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
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
縣前尋了箇下處。每日撥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
叔。四。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腌臢。
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
安排與叔吃。五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婦人又道。莫
不別處有嬌。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
人道。叔。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源
來叔。七。倒長奴三歲。叔。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

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
 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吃他忒善了，被人
 欺負，纏到這裡來。若是叔，九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
 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
 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
 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
 嫂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通一句的說，有詩為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鉤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

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
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上、十在此無人陪、
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上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
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又出武大便白、
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
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
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
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上、十休怪、沒、
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上、休這般說、武大只、
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上、十將上文無、
數叔上、十

總 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

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上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

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

人陪武松吃了几盃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

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又描婦人武二一遍吃了一歇酒醉子便

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几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

來望哥七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上

十二此又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

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雖是金蓮語却是一回總結試

目又字照顧之法

金在人不能測也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

思女不一總只顧寫下半回如何上

嫂上肩意今晚把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等
候裡聽結正是

滿腔野意無人識

幾點碧桃春自開

此回前一段是金蓮文字。知縣差出以後一段是武大武二文字。挑簾以後是西門慶與王婆文字。然則金蓮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金蓮武二文字中妙在親密親密的沒理殺人武二武大文字中妙在悽慘悽慘的傷心殺人王婆西門慶文字中妙在扯淡扯淡的好看殺人此等文字亦難將其妙處在口中說出但願看官看金蓮武二的文字時將身卽做金蓮想至等武二來。何用言語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兒也思之不得用筆描之亦不

得然後看金瓶梅如何寫金蓮處方知作者無一語
不神妙難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與王婆西門慶文
字皆當作如是觀然後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後乃不
負作者的心血

金蓮調武二處乃一味熱急雖寫其幾番閒話又幾
番夾入吃酒然而總是一味急躁不能寧耐處

西門對王婆處却一味涎臉然却見面卽問誰家唯
兒次日見面卽云要買炊餅又口中一刻不放鬆也
王婆勾西門處却一味閒扯然却步步引入來是馬
相六引誘人入局處

水滸中此回文字處。上描金蓮却處。是武二意在
武二故也。金瓶內此回文字處。上寫武二却處。上寫
金蓮意在金蓮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見。
寫武二武大分手。只平平數語。何以便使我再不敢
讀。再忍不住哭也。文字至此。真化工矣。
篇內寫又簾。凡先用十幾個簾字。一路影來。面第一
個簾字。乃在武松口中說出。夫先寫簾子。引入已奇。
絕矣。乃偏于武松口中逗出第一個簾字。真奇橫殺
人矣。

上回內云。金蓮穿一件扣身衫兒。將金蓮性情形影。

魂魄一齊描出。此回內云。毛青布大袖衫兒描寫武大的老婆。又活跳出來。

看其寫簾下勾情處。正是金蓮西門四目相射處。乃忽入王婆。且卽從王婆眼中照入。唱若文情固爾緊湊的妙。而情景亦且傍擊的活動也。

簾下勾情。必大書金蓮總見金蓮之惡。不可勝言。猶云。你若無心。雖言西門奈之何哉。凡壞事者。大抵皆是婦人心邪。強而成。和吾不信也。

題云。俏潘娘簾下勾情。則勾情乃本文正文也。乃久手先寫武二。夫勾引武二。亦勾情也。然必勾西門。訪

是簾下勾情夫未勾西門先勾武二有心勾者反不受勾無心勾者反一個眼色卽成五百年風流孽冤天下事固有如此而金蓮安心勾情故此不着而彼着也故勾武二又簾下勾情一影

王婆本意招攬西門以作合山自任而不肯輕上說出西門本意兜攬王婆以作合山望之而又不便直直說出兩人是一樣心事一樣說不出一樣放不下一樣技癢難熬故斷上續上有這許多白話也

試想捉筆時寫簾下一遇旣接入王婆則卽當寫西門到茶房中許以金帛便央王婆作合王婆卽爲承

認畫計、文章中、固無此艸率文字、卽西門入王婆基
房內開口便講其索然無味、爲何如也、則說技之妙
文固文字頓錯處實亦兩人一時不得不然之情理
也、

篇內知縣本爲欲寫武二出門、故寫一知縣却又因
知縣要寄禮物、乃又寫一朱勛、文字有十成補足法、
此十成補足之法也不知又爲後文衛千戶本官伏
脉、

作者每於伏一線時、每恐爲人看出、必用一筆遮蓋
之一部金瓶皆是如此、如這回內寫婦人和他鬪了

幾場落後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
 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此爲後落簾打西門之由所謂
 針線也又云武大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
 好是其用遮蓋筆墨之筆恐人看出也于此等處須
 要看他學他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
 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
 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

此後數回大約同水滸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見
 欲做此人必須如此方妥方妙少變更卽不是矣作
 者止欲要金蓮入西門裏家何妨隨手只如此寫

去又見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
不許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時亦只照本
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隨我的眼力批去。卽有亦與批
水滸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蓋作者旣不避嫌。予
何得強扭作者之交。而作我避嫌之語哉。且卽有相
同者。彼自批水滸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謂兩同心。
可謂各有見。亦可謂我同他。可謂他同我。亦可謂其
批爲本。不可易。可謂其原本。不可異。批亦無不可。
看西門慶問茶錢多少。問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又
云。與我做個媒也好。又云。同何人兒也好。又云。乾娘

吃了茶又云。間壁賣的甚麼。又云。他家做的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拿家去。都是口裡說的是這邊。心裡說的是那邊。心裡要說說不出口。裡不說忍不住。有心事有求于人。對着這人。便不覺醜態畢露。底裡皆見。而王婆子則一味呆裏撒奸。收來放去。又自報腳色。又佯推不採。煞是好看殺人。至一塊銀子到手。王婆便先說你有心事。而西門心事一竟敢于吐露。王婆且先爲一口道出。寫得色字固是怕人。寫得財字更是利害。真追魂取影之筆也。讀金瓶後而尚復敢云。自能作小說。與讀金瓶後而尚不能自作。

小說皆未嘗讀金瓶梅者也

頭一日點梅湯。點和合湯。第二日偏不卽出問茶。偏等他自已要茶。偏又濃濃點兩盞茶。瑣瑣處皆是異樣紋錦。千萬休匆匆看過。

王婆自敘雜趁處。皆小戶人家。此等婦人三四十歲後。必然之事甚矣。六婆之不可令其人內也。

書內寫媒婆馬泊六。非一人名字。王婆寫得如鬼如蜮。利害怕人。我每不耐看他寫王婆處也。

寫王婆的說話。却句句是老婆婆聲口。作老頭子不得。作小媳婦亦不得。故耳。

第二回

消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詞曰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
燭上倚門餘梅

花半含蕊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澁
還畱住金蓮再

過樓頭款接多歡喜西門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

偎傍更相宜 右調孝順歌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士兵

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白描

旬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士兵回去

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武二早起也寫精細人入化婦人也慌

忙起來。寫婦人亦入化與他燒湯淨面。不使迎見妙武松梳一洗二裏

噴三出門去縣裡画卯。婦人道：「叔上一画了卯，早些來家。」

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画卯已畢，

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上，整上安排下飯。

不使迎見妙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

武松。武松道：「交嫂上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箇土兵

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上二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

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

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映出上二就是撥了土兵

來那廝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
 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一段小文字寫武大混沌有詩爲
 証、武二天性婦人殷効俱盡

武松儀表豈風流、

嫂上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相思常自看衾櫳、
妙音想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
 大買餅做茶果請那兩邊隣舍又補都闖分子來與武松

人情武大又安排子回席不在話下過于數日武松取出

一疋彩色段子與嫂上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

叔三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箇

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至此一東下另發一段文字武大依前

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不論歸遲

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覓過意

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

漢有話卽長無話卽去不覓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

天氣連日朔風緊刮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

飛下一天瑞雪來後月娘掃雪亦是十一月則知掃雪一回明月娘隱隱與金蓮同也好大

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

當此祭需帶子臥船頃刻樓臺都壓到江山銀色相連

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日時呂蒙正。塞內嘆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却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

是篇雪娥

次日武松去縣裏面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彼婦人早叫

出去。做買賣。夾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

又點王婆

去武松房

裏簇了一盆炭火。

看官記着是武松房裏

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

撩鬧他一闌。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上清。上立在

簾子下。

又點簾子

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

婦人推起簾子。

簾子二

迎着笑道。叔。

上四

寒冷。武松道。感謝

嫂。上掛心。入得門來。便把壇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

去接。

白描處

武松道。不勞嫂。上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挂在壁

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
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
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
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六向火武松道、
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
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
关了。後門出却搬些煮熟菜盤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
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
和叔叔。七自吃三盃。叔七上忽加我和武松道、一發等哥
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

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將一條篋子，近火邊坐了。棹上擺着盃盤。婦人擎盃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八，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九，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十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二十口頭不似心頭。」

武松道、嫂上不信時、只問哥上就是了、婦人道、呵呀、如聞其聲

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

時、不賣炊餅了、逼叔上、三且請盃、又漾開去連篩了三四盃、飲

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

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

來低了、却不來攬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

拿火筋簇火、婦人良久、爇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

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一捏、說道、叔上、四十只

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

也、上云八九分、知子此云五七分、不自在、婦人見他不應、

四手就來奪火筋口裡道叔上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

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又從五分不

自在交到八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

火筋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看着武松道

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忽下一你字喚去叔上二字妙武松匹手

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上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

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白描武二

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

風俗傷人倫的猪狗不謂此書內有嫂上休要這般不識

羞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

嫂上拳頭却不認的是嫂上婦人吃他幾句捨得通紅了
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口裡說道我自作耍子
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厨下去
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
房中氣忿上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
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担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
雙眼哭的紅上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
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忽將外人二字武大道誰敢
換去叔上妙

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忽將那婦人換外人妙我
 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
 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好伶俐我不賴他
 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
 所見笑話武大聖人武二值得拼死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
 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
 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
 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
 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
 餛飩更有甚難見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

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住。那○不道你留他○

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

刺人。心。骨。

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
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帋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
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
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裡收拾行
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
道。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
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
喃。訥訥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兒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
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臨了乃去

去無數名色獨以冤家結之則今後真個冤家了也

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

的了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

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

○自○是○作○者○省○筆○非○開○武○大○懷○內○

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攪攪他因此武大不敢

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

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

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

三年任滿朝觀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

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若得你去方好。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却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精○細○之○極○也○守○大○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

郎多時也

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怎的到
 日後我且慢上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勾粉面再整雲鬟
 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上
 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今
 日再喜得叔上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
 話特來要與哥上說知不題嫂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
 三箇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
 橫土兵擺上酒并噶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
 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便不低頭了寫英雄人
 處便稜然圭無心處便是那樣有事
 角欲露妙絕

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這兩三箇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武松亦云、外人然則嫂上真外人也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三簾子早閉門、

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鬧、等

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

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我欲哭矣吃過了一盃、武松再

斟第二盃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凡是箇精細的人、不必要

武松多說我的哥上

我哭亦不能成声矣

爲人質朴全靠嫂上做主

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上把得家定我哥上煩惱做甚麼

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听了這句話一點紅

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

○疑武○氏○兄○弟○合○謀○

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帶頭巾

的男子漢可叮噹上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肱膊上

走得馬不是那腰膿血搨不出來驚老娘自從嫁了武大

真箇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

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箇

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上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

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上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所見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正是

苦只良言諫功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好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前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

來和你相見

痛殺人是此二話

武松道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

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

道哥我的言話休要忘了

痛殺人又在此二語

在家仔細門戶武

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辞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

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垛討了腳程起

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

以下放過武二單講下文

只說武大自從兄

弟武松說了去整七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

氣絲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

晚便回來歇了担兒便先去了簾子

四簾子

關上大門却

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内焦燥罵道不識時濁

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

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听信你兄弟說空生著那鳥嘴

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

話不知何故我只淚落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噉在臉上道呸濁東

西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听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

繇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

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

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

去收簾子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己也暗喜在

喜喜思道喜的却不好有詩爲証

慎事開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
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
門前簾下六簾子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
簾子七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
簾子八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
人正手裡拿着义竿放簾子九忽被一陣風將义竿刮
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一路寫簾子至此方
不另費筆墨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
生齒簾子來

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

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

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裡搖著酒金川扇兒、金扇二現使數日不見的

西門却又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

沽跳出來風兒流兒從簾子下丟與箇眼色兒、金蓮丟這箇人被又

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

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上、賽鴉鵲的髻兒、

翠彎上的、新月的眉兒、清冷上杏子眼兒、香噴上櫻桃口

兒、直隆上瓊瑤鼻兒、粉濃上紅艷腮兒、嬌滴上銀盆臉兒、

輕嫵上花朶身兒、玉纖上葱枝手兒、一捻上楊柳腰兒、軟

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趂腳兒肉。姍姍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白鮮鮮。黑裊裊。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鬚髻。一逕裏塾出香雲。周圍小

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

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

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襖。湘裙。襖絹綾紗。通花汗巾。

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挂。抹胸兒。重重紐扣。

香喉下。往下看。尖趂趂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鴉鞋兒。

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說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

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
人見了。竟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
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
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
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
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揷入王婆緊捷那婆子笑道。
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王婆自那人
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那人自向婦人
說話情理一時都盡眼中不。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

的。個。啫。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規。
 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
 路。一。

純。是。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白。描。

風日晴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
 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

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

一筆兩用法

却在簾子下簾子下眼巴

巴的看不見那個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

數語完勾
 情題面

看官聽說你道這人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

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鋪覆姓西門卓諱
一個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一句投只因他第三房妾
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一案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
尋應伯爵到那裏去散心耍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
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
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
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
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
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覓人王婆茶坊裏
來更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絕唱得好

個大肥啫。入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隔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餛飩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肱膊劉小二？」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蓋」

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听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也。」西門慶听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女常伴拙夫眠。目下老偏這等合配。至此東住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絲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罷，作謝起身去。

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楚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
 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
 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
 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
 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計得個在屋
 裏？」又自說入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很多。」
 少王婆道：「老身只听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
 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
 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
 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

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
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
回頭人兒也好。即撞人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
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
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其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
個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屬猪的。交新年却
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有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
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
點上燈來。正要開門只見西門慶又趑將來逕去簾子底

下。橈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盼望。王婆道。大
 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
 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
 自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
 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
 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爲死
 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
 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
 楚走。王婆道。這劄子楚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
 鼻子上。交他舐不着。那廝全討縣裡人便宜。且交他來老

補家裡諸人

娘手裡納些財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蕭何只憑說六國唇鎔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杖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撇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阪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背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好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總用機關交李天王搜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

似麻姑須臾性藏頭露尾攬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
調弄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楚過
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
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搗火不出
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
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七點兩盃稠茶
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七笑
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
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

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七蛤蜊麩熱盪盪
和六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
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
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的家去王婆
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肯上門上戶是
探入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
口氣一○路○文○法○如○飛○鵲○盤○旋○不○定○
良久王婆在茶局內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趑趄過東看一
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坊
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
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

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
 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
 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偏有閒情點染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
 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
 有甚難猜處自古人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
 身異樣蹉跎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
 伴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
 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太官人
 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動趑趄得頻已定是記掛
 着間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

的智賽隋何机強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
又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日夜
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没入脚處、不知你會
弄手段麼、主婆哈七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
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
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
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
丟下這箇小廝、沒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
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
故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听了、笑將起來、我並不

佩綠囊茶王

主奕巫文合

西門意

工夫總文

香

笑戲舞自隨要官人恐動驚真味來神也且香不固分輸
下與竹嫩許林本於波扣鼓軸鼠會舞一面王幾舞何上
映揮鼓序吹扣平月敲拍地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要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第三回

上一回結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將因做果之時之事也。然而却是兩段文字。一段定捱光。一段做捱光。寫十分光。却先寫五件事。後又寫一件事。總寫十分光。而寫十分光內。却又寫九個。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寫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見後文金蓮如于三分四分光時。便走五七分時。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他。總之到九分光時。如若不肯。王婆亦止云來搭故。西門此事便休。再也難成。然則挨光雖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蓮自定也。寫婦人之淫。若此。

後半寫挨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說出者一樣說去偏令看者不覺一毫重複止見異樣生動自是化工手筆

看他于五分光成時止用王婆將一手往臉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真是異樣妙筆

金瓶梅純是異樣穿插的文字惟此數回乃最清折者蓋單講金蓮偷期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而于閒扯白話時乃借月娘嬌兒等攏入金蓮一边敲擊正文全不費呆重之筆一边却又照管家裏衆人不致冷落直一筆作三四筆用也

文內寫西門慶來必拿酒金川扇兒前回云手裏拿
 着酒金川扇兒第一回云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金
 扇兒直至第八回內又云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
 紅骨細洒金七釘鉸川扇兒吾不知其用筆之妙何
 以艸蛇灰線之如此也何則金瓶梅蓋作者寫西門
 慶精神注瀉之人也乃第一回時春梅已于大丫頭
 三字影出至瓶兒則不啻心頭口頭頻上相照而金
 蓮雖曾自打虎過下却並未與西門一照于未挑簾
 之前則一面寫武二自打虎做都頭文後爲單出筆
 寫金蓮這面而西門爲此書正經香火今爲寫金蓮

這○邊○遂○致○一○向○冷○落○絕○不○照○顧○在○他○書○則○可○在○金○瓶○
梅○豈○肯○留○此○綻○漏○者○哉○况○且○單○寫○金○蓮○手○挑○簾○時○出○
一○西○門○亦○如○忽○然○來○到○已○前○不○聞○名○姓○之○西○門○則○真○
與○水○滸○之○文○何○異○然○而○敘○得○武○大○武○二○相○會○卽○忙○敘○
金○蓮○敘○勾○挑○小○叔○又○卽○忙○敘○武○大○兄○弟○分○手○又○卽○忙○
敘○簾○子○等○事○作○者○心○頭○固○有○一○西○門○慶○在○內○不○曾○忘○
記○而○讀○者○眼○底○不○幾○半○日○冷○落○西○門○氏○耶○朦○朧○雙○眼○
疑○簾○外○現○身○之○西○門○無○異○水○滸○中○臨○時○方○出○之○西○門○
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慍○三○十○分○輕○快○二○
十○分○討○便○宜○處○寫○一○金○扇○出○來○且○卽○于○敘○卜○志○道○時○

寫一金扇出來。夫雖于迎打虎那日。大酒樓上放下西門伯爵希大三人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線而便。不嫌半日灑上。洋上寫武大。寫武二。寫金蓮。如許文字。後于挑簾時一出西門止。用將金扇一幌。則作者不言而本文亦不與水滸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知。爲金瓶內之西門。不是水滸之西門。且將半日敘金蓮之筆。武大武二之筆。皆放入客位內。依舊現出西門慶。是正經香火。不是水滸中。爲武松寫出金蓮。爲金蓮寫出西門。却明明。是爲西門方寫金蓮。爲金蓮方寫武松。一如講西門慶。連日不自在。因卓二姐。

歟。而今日簾下撞着箇婦人。其姓名來歷。乃如此。如此。說話者。恐臨時事冗難敘。乃爲之預先倒筭出來。使讀者心亮。不致說話者臨時費唇舌。是寫一小小金扇物事。便使千言萬語。一篇上下兩半回文字。既明。上寫出皆化爲鳥有。而半日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西門慶。乃復活跳出來。且不但此時活跳出來。適纔不置一語。不題一事之時。無非是西門氏帳簿上開原委罪案。上寫情由。與武大武二絕不相干。試想作者亦安有閒工夫。與不相干之人寫家常哉。此是作者異樣心力。寫出來。而寫完放筆。仰天問世。不資

先聲大哭曰。我此等心力。上問千古。下問百世。亦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故金扇兒。必是卜志道遊來。而排簾時。金扇一照。成衣時。金扇又一照。躍上動人心。自作作者。又恐真個被人知道。乃又插入第八回內。使金蓮扯之一者。收拾金扇了。當二者。將看官瞞過。俱令在卜志道家合夥算帳。今却被我一眼覷見。九原之下。作者必大哭大笑。今夜五更燈花影裏。我亦眼淚盈把笑聲。驚動妻孥。兒子輩夢覓也。然則作者。于第二回內。不寫婦人勾挑武二哥。豈不省手。不知作者。蓋言金蓮結果時。如何一跌至此。還

定。揆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詩曰

乍。對。不。相。識。

徐。思。似。有。情。

孟。前。交。一。面。

花。底。戀。雙。睛。

佳。侶。驚。新。態。

舍。胡。問。舊。名。

影。含。今。夜。燭。

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

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

官人你听我說但凡揆光的兩箇字最難念的是揆光比

如今俗呼倫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

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判。有錢。第四要

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

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未有十分光先出五

件事文字掩映妙絕。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

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

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

財。雖不及鄧通判。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

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

來得恁勤。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鮮活乾娘。你自作成。毫

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
 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
 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
 來○慳○恪○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五件後又有一件然則前云鄧通是
 有○錢○此○云○使○錢○也○有○錢○不○使○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緊也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所○
 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又儘一句總之王婆要緊事在
 也○此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
 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
 三○箇○月○來○商○量○又蕩開文情生動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

自作成我則箇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自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

畧過王招宣妙絕

賣在張大戶家學彈

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

絹再用十兩好綢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

曆日。央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

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一箇他若歡

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一分

光。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二分他若

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上他。若說不便

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兩箇他不言語吃了時

這光便有三分了。三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

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

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進

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
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上文兩箇此事便休了此處又他若添一句生動之極三箇便休
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四分坐下時我便
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
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撓
攪應答時此事便休了四箇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
這光便有五分五分我便道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
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
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箇主人替娘子
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

扯住他此事便休了。

句五箇便休

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

成這光便有六分了。

光六分

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

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

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

又換一句却一樣雙

句串下六箇便休

若是他不起

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

光七分

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

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

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卓吃了此事便休了。

七箇便休

若

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

了。

光八分

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

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

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
事便休了。八箇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
分、九分只欠一分了。妙在說完九分却又說、只是這一分
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
燥爆、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
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
捏一捏。他若開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九箇便
放這樣一句在上、妙絕十分光、却用九再、也難成。若是他
箇便休、描出而一毫不板奇、絕妙絕。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十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
謝我。要緊接箇西門慶听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

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只說如計實各人心事如畫王婆道却不

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婆子又丁寧只是他西門慶道

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言乾娘幾時可

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

他借曆日細上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細絹綿子來你要

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

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細絹三疋并十兩清水

好綿家來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欢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記着後門走過武大

出現了

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厮跟了箇客人在外，不見箇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箇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没人。」

待老身東撈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箇兒等那厮來
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
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
箇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
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又佈施了
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細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
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覓得好生不濟不想又
撞着閨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勤措只推生
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

寫婆子真是
舌上生花

那婦人

听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鬧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堆下笑來說道若
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
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
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
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
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
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
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
方是裁衣日期上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牆上便道
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

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箇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
 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
 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
 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
 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
 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罷了西門
 慶話點水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
 房中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
 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又點武大百忙那婦人把
 簾兒掛了簾子還有餘波文心何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
 其周匝也簾子十二

後門

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

濃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

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

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

十歲、眼裡真箇不曾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

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

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

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

簾子十三

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

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

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

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
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
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
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
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好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
去了王婆便趲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
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

又一日
日中

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日之錢來向王婆說道

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

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

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

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前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

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

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孫你十分精細被小意見縱十

箇九箇着了道見又入幾句間言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

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來千恩萬謝歸去

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三後門叫道：「娘子，老身大膽，如問其聲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又一日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過衣帽齊整，上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拿着洒金川扇兒。金扇三塊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

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是與老身衣料
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粉面生春。
是數日眠思夢想忽上穿白布衫見桃紅裙子藍背甲正
然相見的身分心事。

○低○頭○了○

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
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
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
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
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
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
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

○二○低○頭○了○

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重問這
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如西門慶道小

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上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

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教大官人

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出偏點西門慶道就是

那日在門首又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

分外把頭低了一低把頭低了一低笑道描婦人有那日奴悞冲撞官人

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

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膽了王婆因

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

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
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
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
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
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
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
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
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万禁軍楊提
督親家陳宅定了寫生平得意事有体面事他兒子陳敬
開口便到寫盡人情也
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边有了

箇文嫂兒來討帖兒

又出文嫂兒

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

賣翠花的薛嫂兒

又出薛嫂兒百忙中偏有此閒筆却句句是正文妙也

同做保山

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

子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

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

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

胡乱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

到是正經、總是以保山二字怎的好和人鬪氣、兩箇一遞

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

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絲。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

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

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

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至五分光忽然點出。則自古

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

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

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

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路岐相煩。难得這位娘

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箇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

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

路說來純是定換光時說過
語乃一一重說出却使看者

不費其重故妙

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

茹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

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一。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

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

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一。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

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

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睨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

活寫得如火如錦不多時王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比

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必寫見處東西寫婆子擺在

必寫見處東西寫婆子

擺在

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

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

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都擺在面前

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

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

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

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筋來說道乾娘替我勸

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

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該動問

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一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
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
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
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
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
却是那裡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
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
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會招得一箇好的在家裡王婆道
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
却不恁的家無主屋久豎如今身边枉自有三五七口人

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長唱漫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欢喜。」婆子又道：

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
 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
 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
 家做了第三房道來得了箇細疾却又沒了婆子道耶嚶
 耶嚶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
 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箇不
 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
 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
 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將上文一總王婆道正好
 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

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以上只用互相白嘈寫婦人止用五低頭兩不動身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動而結以只低了頭不動身總上一段是好筆力又使王婆西門一遞正是一句內無不眼中有一婦人也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金瓶梅詞話卷之五

